
November 2013

Benjamin in Love: A Re-interpretation of *Moscow Diary*

Shicong Su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Sun, Shicong. 2013. "Benjamin in Love: A Re-interpretation of *Moscow Dia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6): pp.157-16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6/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恋爱中的本雅明

——《莫斯科日记》再阐释

孙士聪

摘要: 恋爱中的本雅明的文本化有生活与思想之间的复杂纠缠,更有本雅明的自我投射渗透其间。因而,有身体的本雅明并非“本雅明工业”的肉体化狂欢,无身体的本雅明亦非其思想灵韵的女性隐喻。本雅明的阿斯娅毋宁说是一个内在本雅明的源头,一个指向现代性批判的哲学思考。在总体物化、漫溢“伪经验”的时代,个体的真实经验被本雅明视为超越并拯救的最后希望,在感性的《莫斯科日记》根基处是一以贯之的具体而微的“经验的哲学”追求。

关键词: 阿斯娅 本雅明 《莫斯科日记》 经验

作者简介: 孙士聪,文学博士、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化哲学研究。电子邮箱: sunshicong@sina.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071]、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面上项目 [SM201210028001] 阶段性成果。

Title: Benjamin in Love: A Re-interpretation of *Moscow Diary*

Abstract: Benjamin's *Moscow Diary* record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fe and the thought, and it also penetrated with his self-projection. Neither is Benjamin in love a symbol of the "Benjamin industry" carnival, nor is the bodiless Benjamin a feminist metaphor for the aura of his thoughts. Asja Lacis, the protagonist in *Moscow Diary*, represents one immanent origin of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modernity in the era of overflowing total alienation and pseudo-experience. Individual's authentic experience has been viewed by Benjamin as the last resort to transcendence and redemption of modernity, and underlying *Moscow Diary* is Benjamin's philosophy of experience.

Key words: Asja Lacis Benjamin *Moscow Diary* experience

Author: Sun Shicong,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Western Marxist aesthetics. Email: sunshicong@sina.com

从本雅明独特的人生际遇审视其美学思想复杂性的根源,固然可以是对本雅明思想地图中朔勒姆、布莱希特以及法兰克福等复杂影响踪痕的追索,而除此之外,作为其生活实践重要一维的情爱经验也不容忽视。这并非无关紧要的琐屑或者偶然,而是在本雅明的“经验的哲学”中具有深刻的思想根基。走进过本雅明情爱生活中的女人不止朵拉、尤拉、阿斯娅三人,但与这三者的爱情却被本雅明视为其“内在”性的根源,其中又以阿斯娅为殊。重读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既非源于本雅明复兴所引发的配角的流行,也非源于“本雅明工业”^①泛滥的肉体化,而毋宁说着眼于一个

仍未全解之迷:对于本雅明而言,阿斯娅意味着什么?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本雅明的读者何以对以阿斯娅为主角的《莫斯科日记》“感到不安”(Buck-Morss 32)?

一、贝雅特莉奇·赛壬抑或其他?

阿斯娅,一位来自拉脱维亚的女布尔什维克,本雅明将学术著作《单行道》题献于她,称她是造就一条整个穿过作者的单行道的工程师,曾为她在《莫斯科日记》中写下忧郁的爱情故事,也曾为她而与一起生活了十三年的妻子进行痛苦漫长的

离婚诉讼。对于本雅明而言,阿斯娅是马克思主义的贝雅特莉奇,还是充满情欲诱惑的赛壬女妖,抑或其他?学界对此看法不一。

一种观点强调阿斯娅在影响本雅明走向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起到主导性作用,其代表当推朔勒姆。朔勒姆是本雅明生前的亲密朋友、本雅明弥赛亚主义的主要来源地。他将1920年代中后期本雅明思想中出现的共产主义迹象追溯至本雅明与阿斯娅的相遇与交往,那时本雅明称阿斯娅为“党内杜马革命以来的一位杰出的革命者”(Benjamin *The Correspondence* 242)。朔勒姆对本雅明思想上的变化感到“不安”与“震惊”。这不难理解,因为通过阿斯娅及其所介绍的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逐步与玄学思维方式并立、交织,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至1929年开始主宰本雅明的精神生活(Scholem *Walter Benjamin* 121)。本雅明从弥赛亚神秘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这就打破了朔勒姆关于本雅明思想进路的坚持。剥离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厌恶以及弥赛亚主义视角,朔勒姆的震惊凸显了本雅明思想进程中的阿斯娅维度,这或可称之为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贝雅特莉奇”。本雅明与阿斯娅的相遇的确“意义重大”,然而正如沃林所指出的,本雅明接近激进共产主义既有经济现实的推动,也有卢卡奇的启示、康德的阴影以及早期玄学思维方式等的影响(Wolin 117)。这在现实和逻辑层面上提示本雅明思想转向的复杂性,提示对阿斯娅影响的不当强调存在着遮蔽本雅明思想发展的现实性与连贯性的危险。

与上述将阿斯娅思想化不同,第二种观点倾向于将阿斯娅情欲化,其极端则是“本雅明工业”对肉体的渲染。这并非空穴来风,本雅明的妻子朵拉就曾指斥所谓“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充其量不过是放纵性欲的借口。此实为婚姻中人激愤之词,当不得全真。然而三岛宪一却指出,本雅明“丝毫没有跨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上流男性所有的印象一步。——会把书和娼妇拉上床”,而阿斯娅恰使本雅明认识到,“恋爱使只有教会的结婚圣典才能办到的事情成为可能”(三岛宪一 221),恋爱被情欲化,所恋者成为充满情欲诱惑的赛壬女妖。这一观点不乏事实性基础,其狭隘性也不言自明。且不说本雅明的女友们强调“‘瓦尔特可以说是没有身体的’”(Scholem *Walter Benjamin* 94),即便《单行道》中关于性爱的

讨论,若脱离本雅明关于批判和救赎的学术思考整体,也难免陷于简单化、庸俗化,而且将导致对本雅明将性爱作为拯救日益丧失的人的社会性特质的最后领地、作为建构有效救赎的医治方式的入思理路视而不见,而这一理路彰显在《单行道》中,也隐含在《莫斯科日记》的话语方式之中。

此外,也有一种折中的观点则将阿斯娅信仰化。这一观点认为,本雅明对于阿斯娅的爱恋是认真而执着的,其间既有单纯的性爱,也有思想的亲和,但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信仰与立场。本雅明确将《单行道》题献给阿斯娅,但他也曾将《论亲和性》题献给尤拉,且后者还“特殊的亲密”(Benjamin *The Correspondence* vii),因而很难说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取向;另一方面,弥赛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作为思维方式和理论立场,二者在本雅明思想中试图交织、融合,这贯穿了1920年代中期以后的本雅明一生,然而思维方式与信仰毕竟不同。在赴莫斯科之前,本雅明确在是否加入德国共产党问题上举棋不定,但莫斯科之行解决了这一问题。

无论是单纯的布尔什维克的贝雅特莉奇,还是充满情色诱惑的简单化的赛壬女妖,抑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表征,种种洞察从不同角度切进阿斯娅之于本雅明的意义论域,同时也难免狭隘。阿斯娅曾对本雅明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任何夸大或淡漠都将面临矮化或神化本雅明的危险:前者源于阿斯娅自身,后者源于1990年代以来随本雅明复兴而出现的“造神”倾向。阿斯娅在自传性回忆录中建构了与朔勒姆等人不尽相同的本雅明肖像,197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职业革命家》与《红色康乃馨》说本雅明经常向她求教和求证,然除此具有明显自我建构性话语之外,并无翔实资料确证她给本雅明提供实质性理论指导。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阿斯娅无足轻重,但毕竟阿斯娅的本雅明远不如本雅明的自我反思更为可靠,因而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从阿斯娅影响的他者视角纠缠中抽身出来,而转向阿斯娅在本雅明文本中的呈现,事实上,《莫斯科日记》真实展示了一个恋爱中的本雅明。

二、本雅明的阿斯娅

在本雅明的情感生活中,只有阿斯娅在本雅

明的文本中得到最多的涉及,其中又以《单行道》与《莫斯科日记》为代表,集中记录了本雅明与阿斯娅六年交往中的关键阶段。本雅明1926年岁末年初的莫斯科之行有经济(预支了此行报道的稿费)、事业(意在莫斯科发表作品)、政治(实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但核心则是阿斯娅的无声召唤。在两位当事人身后才出版的《莫斯科日记》正是此行的纪录,多方位呈现了本雅明的阿斯娅。

本雅明对莫斯科之行充满热爱和期待,而莫斯科的阿斯娅却全然一副病态的样子:病态的白与黄,“一半天生,一半则由于生病和劳累,她脸色发黄,毫无血色”(Benjamin Moscow 116)。这与当时阿斯娅入住精神病院有关。本雅明虽然渴望与阿斯娅独处,但每次约会多半以阿斯娅爽约、本雅明失望而归告终。似乎二人除了吵架,再无其他,以至于面对阿斯娅的难以捉摸,本雅明忍不住抱怨,“要给阿斯娅所要求的山盟海誓真难以办到,她对我也缺乏情意与鼓励”,与阿斯娅的关系就像“一座不可攻克的堡垒”(Benjamin Moscow 56)。更为重要的是,《莫斯科日记》并未展示阿斯娅任何学术修养或者思想认识的层面,甚至在有限的几次讨论中,思想的阿斯娅也是付之阙如,本雅明真正感兴趣的思想对手都是赖希。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如此,《莫斯科日记》中还是写满了本雅明的迷恋和痴情,这里略提两点。1月18日,本雅明写道“我们久久亲吻,而最令我激动的是她手的抚摸。她告诉我,如此与她亲近过的人都能感受到她手的魔力”(Benjamin Moscow 94)。“亲近过的人”中有一位出现在日记中,此即一位匿名红军将领,时近离别,阿斯娅告诉本雅明她曾一度想嫁给他,他随即表示愿随她海角天涯,接着问道,如果这样,“你也要跟那位红军将领继续做‘家庭游戏’吗?”(Benjamin Moscow 108)。此处看似寻常,却见本雅明对于阿斯娅极度在乎与隐隐担忧。此外,日记中还展现了本雅明诗人般浪漫主义气质的一面,字里行间充满了温馨与伤感、幸福与无奈。他不止一次自问:“我会永远望着月亮思念阿斯娅·拉西斯吗?”又如,“我们乘雪橇回去,一路紧拥。夜幕四垂。这是我在莫斯科唯一一次与她晚上在一起——在夜色茫茫的大街上,在雪橇窄窄的座位上。”最后离别,“我终于开始哽咽,阿斯娅注意到我在哭,

[……]我们又紧拥在一起”,挥手惜别,“暮色苍茫,我噙着眼泪”(Benjamin Moscow 121)。

质言之,《莫斯科日记》中的阿斯娅既非貌美也非深刻,甚至不见寻常情爱的忠贞,却令本雅明无限痴迷,乃至喜怒哀乐甚至阳光明媚、天气冷暖等等,皆取决于跟阿斯娅的接触和交往,即便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希望落空以及彻头彻尾的沮丧。至此,本雅明的阿斯娅似乎谜语般的呈现出来:既然《莫斯科日记》被视为本雅明“转折期最个人化的文献”,“绝对坦率”且未经个人“消毒”(Scholem “Preface” 1),那么,它也就更加令人不解——阿斯娅到底为本雅明带来什么?

本雅明似乎给出一些暗示。莫斯科之行并没有从阿斯娅得到希冀的情爱允诺,且前景暗淡、绝望,他写道“爱一个人,即使她在自己无法抵达的地方,虽或孤单,却不会寂寞。[……]即便世界上最无孤独感的人,也会在思念时体验到孤寂,不论她是否认识,他是否孤单,只要她不再陪他”(Benjamin Moscow 43)。并非巧合的是,《单行道》中也有许多类似文字“认识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去爱那个人”,对于爱着的人来说,“被爱的人总是显得那么孤独”(本雅明 81)。唯有绝望地爱着,才能深切体会所爱之于己的存在,而爱着的人因为有爱相伴,也便不再孤独。但若是,那么难道与阿斯娅的爱恋仅仅是一种关于孤寂的体验及其解决,抑或阿斯娅仅仅是本雅明心灵状态的一种表征吗?事实似乎如此。资料表明,本雅明对孤独感受敏锐,他童年即落落寡欢,“耽于沉思,与周围格格不入”(Wolin 4),成年则一副“抑郁的知识分子”(Smith 141)形象,尊重本雅明的孤独甚至被朔勒姆列为与其交往的三大麻烦之一。

然而,对此还需进一步审理。《单行道》被题献于阿斯娅,却与自传性文本相去甚远,其“反智化”的写作方式早为学者所关注,并被认为内在地从属于本雅明的学术思考规划,深植于对传统概念思维的反叛以及对解放思维的寻求之中。^②无独有偶,阿多诺在其所编辑的《本雅明选集》中也删去了《单行道》给阿斯娅的题献词,现在看来远非信手无意,其中不乏关于本雅明思想独立性的审慎立场,尽管阿多诺更强调布莱希特的影响(Wiggershaus 192)。与《单行道》不同,《莫斯科日记》更多体现出真实性、自传性特征,然而,需

要强调指出的是,《莫斯科日记》中的许多文字都成为其后学术写作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情爱经验与本雅明思想之间的紧密关联,这无论如何都是富有趣味的。职是之故,将本雅明的阿斯娅视为心灵孤独状态的投射难免有失简单,更遑论任何单一层面的思想化、情欲化或信仰化了。

三、在情爱与思想之间

说本雅明所建构的阿斯娅远非心灵孤独状态的简单投射,却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心灵和精神与情爱经验之间的特殊关联。事实上,与朵拉、尤拉、阿斯娅三位女性的关系,被本雅明视为三段伟大的爱情“我在生命中结识了三个不同的女人和我体内的三个不同的男人。写作我的爱情故事就是描述这三个男人的成长、衰落和他们之间的妥协”(Scholem *Walter Benjamin* 175)。爱情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恋爱的本雅明的实现,更在于内在的精神的本雅明的实现,若此,与阿斯娅的爱情则成为一个内在的本雅明的源头,它不仅见证了后者源初、成长和衰落,而且其自身呈现于本雅明的文本反思之中,这可以从其“经验的哲学”找到思想根基。

回到上文提到的本雅明的暗示,表面看来,本雅明从阿斯娅那里所求,与其说是情欲的抚慰,毋宁说是精神的慰藉,而进一步分析则是背后涌动的思想冲动。在本雅明那里,与阿斯娅的亲近是为了交谈,亲近的动力源于交谈的欲望,“我只是想跟她更亲近些,只是想跟她交谈。只有同她亲近,我才有欲望与她交谈”(Benjamin *Moscow* 108)。这可以证之以《莫斯科日记》中的感性描述,也可证之以《单行道》中的抽象反思“有一人和他所爱的女人在一起,与她交谈。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后离开她的时候,曾经与她谈论过的东西又重新浮现在眼前。现在看来,谈话的主题明显陈腐、俗化而浅薄。这使他明白,正是他出于对她的爱而独自一人向下俯身子接受这样的交谈,他关注并呵护这样的谈话主题,以致思想就像一件浮雕那样在褶皱和缝隙中存活。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只有两个孤自在一起,那么,思想就这样平躺在我们智慧的光照之中,没有任何慰藉和阴影”(Benjamin *Moscow* 77)。对本雅明而言,阿斯娅正是这样的交谈对象。虽然谈话本身并无太多

吸引力,但通过这样的交谈,思想浮起于智慧的光辉之中,因而交谈就具有了某种超越日常性的维度,原本公共性的理论冥思就与个体化记忆的意象性重现联系在一起,它既体现为情爱中的交谈对于思想的意义,也体现为一些理论范畴中情爱经验的回忆性呈现。

尽管本雅明坚信没有不幸的爱情,但真实的际遇却直接驳斥了浪漫的确信。不用说阿斯娅已令他黯然神伤,也不用说曾深爱的尤拉已为人妇,就连多年相濡以沫的朵拉也早与他出现裂痕。然而与现实不同,回忆中的情爱却幸福、完美,甚至连爱人的缺点都具有迷人的魅力“恋爱中的人不仅迷恋钟情之人的‘缺点’,不仅迷恋一位女人的怪癖和弱点,而且恋人脸上的皱纹、痣、寒酸的衣着和有点倾斜的走路姿态,都会远比任何一种美更持久和更牢固地吸引着他”。这神秘的魅力源于爱的“具体情景”,在此情景中,即便一个寻常街道也会因所爱之人而“突然变得开阔明亮起来”(Benjamin *Moscow* 60)。这就像艺术或审美,爱情在坚硬的现实中建构起全新表象,对本雅明而言,这并非向壁虚构。他在《莫斯科日记》中对阿斯娅凝视、亲吻的不散力量的屡屡回味,以及对月光下思念阿斯娅的浪漫想象,都仿佛等待在回忆走来的途中。在初稿于1932年代的《驼背小人》中,我们看到本雅明关于被白昼遮蔽之物因月光而得以拯救的讨论(本雅明《驼背小人》147-49);而在1936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则写道“对于活着或者死去的心爱的人的回忆,对这种回忆的崇拜为照片的崇拜价值提供了最后的一个庇护所。从一张瞬间表现了人的面容的旧时照片里,灵韵最后一次散发出它的芬芳。这便是构成它忧郁的、无可比拟的美的东西”(“启迪”243)。灵韵从神秘、心有灵犀的关系之中走出,思想的火焰热烈升腾,其中是否缠绕着莫斯科之行及其之前与之后的浪漫情事呢?在关于传统艺术灵韵丧失的淡淡忧郁中,是否也有本雅明对于诸情爱“具体情景”的再现?作为唯一可以把握的真实,情爱经验照亮思想层面,也投射进本雅明辩证意象的建构之中。

《新天使》之于本雅明历史哲学的意义当值领会,而其意象型构过程亦值玩味。《新天使》创作于1920年,被本雅明获致应不晚于1921年5月,此时本雅明正处于爱的痛苦挣扎之中,“正是

通过这番痛苦挣扎,克利的画才向他揭示了新的秘密的名字”(朔勒姆 246)。这痛苦挣扎与1912年到1917年间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有关,在写于1933年的自传性文本《阿格西劳·斯桑坦德》中,本雅明将对情爱生活的反思融合进对《新天使》的理解中,不仅从中瞥见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力量,而且获知了犹太教传统中代表隐秘自我的个人天使的保密的名字。在经历十余年的延宕与情爱致命困境之后,本雅明对未在手边的《新天使》给予了想象性描述,他突出了新天使坚忍性的一面,赞扬其耐力的双翼,一如他耐心地等待在爱人走来的路上,觉醒的爱终将那个人天使的秘密名字被揭示出来:带所爱之人踏上从起源到未来之路。通过个人化解读,本雅明的《新天使》已然成为他自己的天使,成为他的“自我的神秘现实”,而写于1931年的《卡尔·克劳斯》则展示出理解新天使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正是在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新关联中,历史天使的最终形式产生了,这就是作为绝笔的《历史哲学论纲》中的第九节。可以说,从获致《新天使》画作到从中参悟自身爱情经验,从作为自传画像的个人天使到思向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天使,历史天使的意象建构崭露出其情爱经验之于学术思考之间的投射性。

概言之,本雅明情爱经验往往超越其日常性而展现出融入学术思考的强烈冲动,而学术文本中也往往蕴含深刻而丰富的生命经验。“在本雅明的许多著述背后,是他个人的、实际上是他最具个性的经历,当投射到其著述的客体之中时,这些经历消失了,或者变成了符码,致使局外人无从辨别,或者至多只能对此加以猜测”(朔勒姆 230)。这一洞见深刻揭示了本雅明个体经验与学术思考之间的投射性关联,而那被投射的个人化经验也并未消失,而是符码化为思想文本。

四、本雅明式的本雅明

如果说少数人际关系在本雅明的生活中“突出地找到了它的作用”,以生活的极端动荡为代价,“那种思想的宽广性才得以展示,那些彼此并列却又难于协调的自由、事物、思想才明晰可见”(Benjamin *The Correspondence* 436),那么尽管与阿斯娅的恋爱无果而终,但她无疑也属于那些“值得称道”的人际关系之一;如果无法将本雅明讲

话时那种“内向与反省”、“平静”、“孤独”的神态(Scholem *Walter Benjamin* 4)与其人分离,那么将本雅明的学术思考与其情爱经验加以区分也同样没有意义。事实上,无论是思想的本雅明抑或内在的本雅明、恋爱的本雅明,作为本雅明的不同层面,它们原本就是三位一体,标示本雅明在一个伪经验的时代高举现代性批判大旗的基本逻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朔勒姆才绝非唐突地说,与阿斯娅的爱恋之于本雅明这种人的生活,“完全是恰如其分”(Scholem “Preface” 2)。

尽管从1930年代初开始,阿斯娅逐渐淡出本雅明的生活,随着与布莱希特、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等关系的日益密切,马克思主义在本雅明思想地图中已不再是遥远的雷声,但这并不意味着阿斯娅的维度已然冰释。正如本雅明情爱经验回忆性地投射进学术思考之中,个体生存经验也成为思想的对象而被收藏,并在收藏家的检视中作为记忆和意象涌现出来(本雅明“启迪”78)。由此不难理解,阿多诺何以断定本雅明非体系化的思考“完全听命于经验”(本雅明《单行道》153)。经验被视为本雅明理论建设的“母体”与“核心”,其艺术理论甚至被等同于经验理论。^③无论本雅明关于经验贫乏的时代审视,对经验本真性的发掘,抑或对于艺术经验和宗教经验的倚重,审视并重建现代世界的可经验性,与关注人的存在的现代困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是后者的致思进路,后者是前者的理论目标,甚至可以说,在本雅明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图景中,最可以依赖的就是真实的个体经验了。朔勒姆所谓的“恰如其分”,正与本雅明自谓“经验的哲学”同义。

与此不同的是,总体物化的现实中个体却面对普遍的“伪经验”。在本雅明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世界大战,构成了现实生活的基本地形,经验结构已经被击穿,经验能力已被去势,世界失去传统经验中的表象的完整性。伪经验的潜行弥漫同时意味着真实经验的贫乏,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人类进入了经验贫乏的时代:“经验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惨遭挫折:战略经验为战术经验所取代,经济经验为通货膨胀所代替,身体经验遭受机械化冲突,道德经验遇当权者的挑战”(本雅明《经验与贫乏》254-58)。一方面是资本意识形态不断生产出无限丰富、甚至过剩的伪经验,另一方面是真实经验的贫

乏,是为本雅明关于现代性症候的诊断。

其实早在《论经验》中,青年本雅明就表现出对“经验”的神话式解读的拒绝,《论本质语言与人的语言》则开始语言哲学层面的思考。如果说二者在青年本雅明“对贬值的堕落的现实的经验”批判中分享共同的现实基础,那么,《未来哲学纲领》则在对康德经验理论的批判中找到经验的哲学的理论起点。其要义是,康德建基于启蒙哲学上的认识论经验观以知识确定性的先验追求驱逐了关于人的存在的经验总体及其意义的思考。如是,未来哲学应如何思考经验?“通过将经验范畴与先验意识的融合赋予机械经验与宗教经验逻辑上的可能性,这并非知识赋予上帝的存在以可能,而是赋予关于上帝的经验的存在以可能”(Benjamin “On the Program” 12)。现代世界的经验性应该容纳人与世界之间的本真性联系,其中又以宗教经验和艺术经验为重。在关于歌德《亲和力》的批评中,本雅明所挥舞的自是立足于真实经验基础之上的对于世界的可靠把握,惟其如此,真实经验才会在伪经验面前显得匪夷所思而又弥足珍贵。而当本雅明说“诗是语言的最高补充”时,他意指原初语言:神性的语言与自然的语言自我表达、自我创造,而人类的语言作为中介内在于其中,三者共同见证世界经验的鲜活性、本真性。而随着人类/语言的堕落,理性之光照亮语言的工具性,散佚的命名性与创造性唯在文艺中残存,由此便留给本雅明“深海寻珠”的使命。

本雅明的现代性批判可以追溯至青年运动时期对概念和体系的反感,与阿多诺作为同一性反动的反体系策略不同,如果语言以及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那么这也未必意味着非体系性的思考之不可能。在本雅明看来,从被遮蔽了的社会生活细节真实的直接性呈现入手,在现代经验巨变中揭示已被忘却的心灵根基,构成了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重要维度。这固然体现出从社会生存思考社会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有约束力的立场,但根本上却源于本雅明非体系性的以辩证意象阐释为中介的现代性史前史研究所展示的社会批判理路,哈贝马斯曾指认这一理路的合理性(Habermas 115)。重要的是,重新发掘现代生活的真实并非时间性累积或罗列,而是一种本雅明式的“直接切入”,即“凭借直接性直接切入进对象之中”,而“本雅明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他自己作品的中介,

他的成功取决于对生命直接性的折射”(Adorno xvii)。进一步说,作为作品中介的并非本雅明,而毋宁说是本雅明的现实经验,正是它们才真正构成了意象直接性的基础。

本雅明在《莫斯科日记》中写道“普鲁斯特无情的把一切打成碎片[……]。当我给阿斯娅解释时,我更加明白,这与上次给她巴洛克书时她所作的反应多么相似。昨夜独自在房里读普鲁斯特,看到一段关于吉奥托《关于仁爱》的异常文字。普鲁斯特在这里显然孕育了一种观念,而这无论在哪方面都应合了我自己企图纳入寓言范畴中的东西”(Benjamin *Moscow* 94)。那企图纳入之物被视为寓言内在规定性的碎片化,普鲁斯特与寓言范畴在观念的应和表现为对无意识回忆的强调,在作者是经验在记忆中的重现,在文本则是回忆过程本身。本雅明的回忆如同他的收藏,收藏者将事物从物的世界中抽离,通过自己的经验化和个体化“建构了他的居室”(本雅明“启迪”79)。在同一性所辖制的世界中,除了那由外在世界的经验而来的内部世界之外,还有何处可以瞥见被日常理性所淹没的真实?即便是那些团结无产阶级的进步作家,如若不是从作为生产者的经验出发,那么所有的政治承诺也都将以反革命的方式被现实化。《柏林纪事》、《驼背小人》以及《单行道》等愈益风格化的作品再现了他的童年及其之后的个人经验,在时空错乱的非时间性叙事中贯穿的是对于现代性前史的探求,那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微妙的经验、耐人寻味的意象以及随笔式学术写作风格,都构成了本雅明式的“经验的哲学”徽章。

综上所述,当恋爱中的本雅明在日记中画出阿斯娅的肖像时,他自然无从预知阿斯娅对他的追忆,就如同阿斯娅在回忆录中写出本雅明时,她并不知道本雅明已在五十年前将她的肖像定型。阅读这些指向同一事件却从未谋面的文字令人唏嘘,所谓不安或担忧无非是本雅明的神话化抑或阿斯娅的自我神话的阴魂不散。死后的荣誉、文学解构主义的权威抑或现代性的建构者如此等等,与其说是本雅明的思想肖像,毋宁说是现代阐释学意义上自我反思的当下投射。有身体的本雅明并非本雅明工业的肉体化狂欢,无身体的本雅明亦非本雅明思想灵韵的女性隐喻。阿斯娅们并非与这思想无关,就生成内在的精神性的本雅明

而言,她们分享了本雅明思想助产的荣光,甚至可以说,即便她们偶然地走进本雅明的孤独及其恐惧,根源也深植于本雅明自身的必然性之中,深植于思想对个体现实经验的逻辑诉求之中,质言之,深植于本雅明“经验的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之中。当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与《关于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关于经验与体验的讨论暗示了经验在传统与记忆中的基础,经验的遥远根基保留了重建现代世界可经验性的希望。

注释[Notes]

①George Steiner 在 1998 年的一次题为“To Speak of Walter Benjamin”的讲演中较早使用“Benjamin Industry”范畴,之后 Noah Isenberg 接受了这一范畴,以之描述 90 年代后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之外被流行文化大量演绎的现象。See Isenberg, Noah. “The Work of Walter Benjamin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83 (Spring - Summer, 2001): 120.

②详见王才勇“本雅明《单行道》中的反智方式”,《南京社会科学》4(2008):7-11;参见阿多诺《本雅明的〈单行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151-52。

③详见沃尔夫冈·克劳斯哈尔“经验的破碎——瓦尔特·本雅明:作品、生活、时代和历史的交叠(2)”,《现代哲学》1(2005):24-33; see also Wolin, Richard. “Benjamin’s Materialist Theory of Experience.” *Theory and Society* 11. 1 (Jan., 1982): 17-4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dorno, Theodor. “Benjamin: The Letter Writer.”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Ed. Scholem and Adorno.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4.

Benjamin, Walter. *Moscow Diary*. Ed. Gary Smi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 *Benjamin: Philosophy, Aesthetics, History*. Ed. Gary Smi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Ed. Scholem and Adorno.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4.

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年。

[Benjamin, Walter. *Experience and Poverty*. Trans. Wang Bingjun.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72.]

——:《驼背小人》,徐小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年。

[———. *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 Trans. Xu Xiaoqi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3.]

——:《启迪:本雅明文选》,阿伦特编,张旭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 *Illuminations: Selected Works of Walter Benjamin*. Ed. Hannah Arendt. Trans. Zhang Xudong, et al.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单行道》,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One-way Street*. Trans. Wang Caiyo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Buck-Morss, Susan.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p. 32.

Habermas, Jürgen. “Consciousness - Raising or Rescuing Critique.” *On Walter Benjamin*. Ed. Gary Smith.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8.

三岛宪一:《本雅明》,贾惊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Mishima, Kenichi. *Benjamin*. Trans. Jia Ji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Scholem, Gerhard. *Walter Benjamin: The Story of Friendship*. Trans. Harry Zohn.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1981.

———. Preface. *Moscow Diary*. By Benjamin. Ed. Gary Smi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朔勒姆“瓦尔特本雅明和他的天使”,郭军等编《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Scholem, Gerhard. “Walter Benjamin and His Angel.” *Modernity, Allegory, and the Seed of Language: Criticism of Walter Benjamin*. Eds. Guo Jun, et al.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Smith, Gary. Afterword. *Moscow Diary*. Ed. Gary Smi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Wiggershaus, Rolf.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rans. Michael Roberts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94.

Wolin, Richard.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责任编辑:王嘉军)